

釋文紀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六

明 梅鼎祚 輯

宋 五

釋僧弼

吳人從什受學虛簡方直元嘉中終彭城寺

與沙門寶林書

佛跋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維羅衛人西適江陵武帝時為晉

太尉請與還都止道場寺志韻清遠雅有淵致僧弼與林書其見稱如此

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

道一作關

求那跋陀羅

奉父母書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其

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受菩薩戒奉書父母勸歸正法父感其言遂棄邪從正

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

並高

僧傳

釋慧琳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

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
枯槁之弊邑止來翳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
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猷
人流就間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
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膏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
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理身法服朱
纓之累蚤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闕夙判況乃桑門矯拂
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

夷棄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
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譙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
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
曾邱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
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竒
比秀偶羅齊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

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
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翻頤
顏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即心俱翔道澤同集
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英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
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逝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
庶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落葉離綴睽願莫從予
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淒冽江潯
蕭條寒風颭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即

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
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番境情
飄飄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
膈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遄迴情
期宵以長匿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于廬山嗚呼哀
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
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
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憲服其精致
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
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
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
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躋既而
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

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
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
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
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
於此為易矣物忌克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
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
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

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蹟經耳
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
愔有識欽承厭是鉤蹟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
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改軫焚
夷名蹟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
昭昭四果十住藉以及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
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
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

誨浮誼默蔭去大弭北騰口增栖成英愛逸篁藪遁思
泉源無閼川阜庶乘間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
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
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分手分路茫茫去止悽
悽情顧屬在隱淪各從沿沂起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
哀哉邈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
獻歲於北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氲念庠序于
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靚惻高坐之虛聞歎

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
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畧情念可遺短章無

布卿以寫悲嗚呼哀哉

並廣弘明集

慧叡

冀州人遊歷諸國通曉音譯還憩靈山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元嘉中卒

喻疑

出三藏記集錄云昔慧叡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於今日故存之錄末

夫應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
若以方期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
喻其所疑疑非膏盲庶必為治若治所不至喻復其如

之何竝可詳覽往喻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
始得輝光此壤於二五之照當是像法之初自今已來
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繼而止大化文言漸得淵照邊
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竝能任持
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格義迂之以配說
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麤
得充允視聽暨今附文求旨義不遠宗言不乖寔起之
于亡師及至符并龜茲三王來朝持法之宗亦竝與經

俱集鳩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
徒衆尋亦竝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復興興
之盛也叡才常人鄙而得廁對宗匠陶譯玄典法言無
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準所聞寄之紙墨以宣
所懷什公云大教興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寔無不一
一而為言無非教也實而為稱無非寶也寶以如意為
喻教以正失為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
守其一照則惑無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為名則知本自

離薄本自離薄則易為風波風波易以動撲淳易為離
易動易離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途三乘雜化
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染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其究
竟泥洹闡其寔化此三津開照照無匱矣但優劣在乎
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臧否前五百年也此百
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後五百
年唯相是非執競盈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
之名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

真言斧戟寔化無擇起于胷中不救出自脣吻三十六
國小乘人也此豐流於秦地慧導之徒遂復不信大品
既蒙什公入關開託真照般若之明復得輝光末俗朗
茲寔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寔究竟廣其津途欣
樂之家景仰沐浴真復不知老之將至而曇樂道人以
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永不可誨今大般泥洹
經法顯道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
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禪師執本叅而譯之詳而出之

此經云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
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為衆聖中王
泥洹永存為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復致疑
安于漸照而拔排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何如
乎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金以瑩
明顯法可知而復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經言闡提
真不虛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晉朱士行既襲真式
以大法為己任于雒陽中講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